

# 人民在战斗

俞 林



## 内 容 说 明

1943年，日本侵略军对我太行山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。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硝烟战火中抗日根据地几个家族的不同遭遇：青年人的义愤、友谊和爱情，老年人的一片忠贞。作品的文笔十分朴素亲切，饱含当年的战斗激情，洋溢着沙河两岸的泥土气息，忠实反映了这一段震撼人心、艰苦卓绝的斗争。群众用本身的行动说明：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。

封面设计：李鸿远

### 人民在战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 21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11\frac{1}{4}$  插页 2

1982年11月北京新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8,000

---

书号 10019·3380

定价 0.79元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

战争教育了人民，人民将赢得战争，赢得和平，  
又赢得进步。

——毛泽东

有一座山城，它并不比平原上的一个镇子大。城门已经坍塌了，只剩下可以走人和车辆的缺口，城墙也残缺不全了，有的地方还种上庄稼。窄窄的街道上铺着高低不平的石子，街两旁的房子都是石头的，围墙也是石头的，就好象它四周的山一样，到处都是石头。

如果爬上城西北的大白山，你就会望到一片山的海洋，山峰起起伏伏，是这海洋的波浪，一直望到烟雾迷茫的天边，也丝毫见不到平原的影子。沙河从西北方流下来，象一条银链似的，在山峰的波浪里时隐时现，流到大白山下，就紧贴着城南，一直向东流去。河两岸有绿油油的稻田和密密的杨树林，也有光秃秃的沙滩。

如果你再仔细往脚下看看，就会发现城东南有一个渡口，这里的水最浅，不断有人涉水过河。那一个穿着蓝短褂、背着白背包的人，刚从河南岸过来，正在河边穿鞋子，看样子是一个到城里开会的区干部。一个背着马枪的年轻战士，牵着一匹不肯下水的大洋马，正要过河南去，那大概是八路军的一个通讯员，带着什么紧急的公文，从城里赶回部队去。再看那河中间，那群手拉着手在浪花里蹚水的小伙子们，水都溅到吊在脖子上的大枪和顶在头上的衣服上了，他们正得意地唿哨着，这该是到城里来集训的民兵吧？沿

着河来了一群毛驴驮子，走在前边赶牲口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，后面跟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大爷，再后边是两个年轻的姑娘，这该是运公粮的了。……

这时你就会看出来：这里并不是一个荒凉的野山，在这里沸腾着动人的生活，做为这个生活的中心的，就是这一座山城。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，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唯一的一座城，是一座堡垒，是经过敌人多次烧杀、破坏，但却永远不能占据下去的阜平城！

阜平城是有革命传统的。抗日战争前，红二十四军曾一度占领过它，建立过短期的红色政权；抗战开始不久，八路军就从平型关来到这里，一九三八年一月在这里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。这是插到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利剑。从那时起，被敌人层层包围的晋察冀人民就没有停止过和敌人的战斗。

人民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啊，他们一旦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，就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事业。

人民在战争中站立起来了，英勇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。

# 第一章

## 一

沙河两岸茂盛的稻子闪耀着绿油油的光芒。稻田两边，靠近山根，是长满玉米、高粱、芝麻和谷子的旱地，玉米叶带了黄色，遮不住尺把长的玉米棒，高粱穗象一团团的红火球，沉甸甸地向一边歪着。风从庄稼棵里吹过来，怪闷人的。

稻田边被树木遮盖着的大路上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胳膊下挟着一个包袱，一只手提着鞋，光着瘦小的脚在沙滩上跑。她个子虽然高高的，但瘦瘦的身子还带着满多的孩子气；头发剪的短短的，齐眉穗下面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不停地东瞧西望，好象怕叫别人看见自己光脚跑路似的。等跑到水渠前，她把鞋往地上一放，一屁股坐在青石上，把沾着泥污的脚伸到清凉的水里去，虽然喘着气，但发光的脸上仍然流露着兴奋的神色。这是因为刚才她象孩子似地扑一只花蝴蝶，掉到稻田里，沾了两脚泥，又急忙象野马似地跑到水渠边的事，竟没有被人碰见。

她洗净瘦小的脚，穿上鞋，正经地四下看看，就离开沙河沿，转向一条山沟走去。

这条沟叫栗树沟，从沟口曲曲折折地上去，越走越高，

越走越窄，石头越来越多，田地越来越少，直到在半山腰的沟掌<sup>①</sup>，足有十二三里。

沟掌虽然地少，却也住着一家人家。几十年来，这里的主人把这片乱石堆开拓出来，紧靠着山坡用石头垒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，有的要垒丈把高，再一篮一筐地把土从山下背上来填成平地。这里和大河沿一样，也等待着丰收。就在这高高低低的梯田里，高粱、谷子、豆子、玉米，都快熟了，斜坡上长的是绿油油的萝卜、蔓菁，不能种庄稼的砂沟栽的满是枣树、柿子树和栗树。今年的枣又肥又大，半青半红的挂满了枝子。青柿子密稠稠的，把枝子压得弯弯的。早熟的栗子，带着有刺的壳子落下来，滚到结了籽的草丛里。坡头、地角和路边都爬着长长的南瓜蔓，叶子多半焦黄了，遮不住象盖着一层白霜似的大南瓜。

这里的勤劳的主人叫梁老位，今年已经七十岁了。他正在菜地里摘西红柿（这是八路军来了才兴起来的一种蔬菜），满是皱纹的脸和裸露着的胳膊，晒得黑黑的，和他周围的石头泥土的颜色一样。他怀里兜满了西红柿，站起来，原来他腰板还是挺直的，看看偏了西的太阳，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向豆荚架后面喊道：

“还没摘够吗，耀梅？”

“够了！”从豆荚架的绿叶丛里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的脸，从她宽宽的鬓角，浓浓的眉和乌黑的眼睛上，就可以看

---

① 沟掌：山谷的最深处，接近分水岭的地方。

出是梁家的闺女。她是老位的孙女，村长张守信的儿媳妇，丈夫参了军，本人是村妇救会的副主任。她答应了爷爷一声，就提起满满的一篮豆荚，跑到爷爷跟前，兜起衣襟，把爷爷摘的西红柿接过来。

原来梁家今晚安排吃团圆饭。前天在部队里的二孙子梁荣武回来了；三儿子梁生林，本县的县委副书记，也答应今天回来，看看多年不见的侄子。老位要亲自摘回菜来，叫耀梅娘多做几样吃的，一家人好好地过一个晚上。

耀梅提了菜跟着爷爷回家来。走在前面的爷爷，走到一棵柿子树底下，突然站着，打量了一阵，就伸手抓住头上的一枝树杈，想摘几个柿子，偏偏差一点够不着。枝子的弹力很大，不管他使多大劲往下拉，还是摘不到手。耀梅想去帮爷爷，无奈怀里、篮子里满是菜，腾不出手来。老位到底上了年纪，只好把树枝放回去。

耀梅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摘青柿子，但也不便多问，就要放下东西去帮爷爷，这时只见坡下来了一个瘦长的姑娘，挟着一个包袱，一步高一步低地爬上来。

耀梅立刻认出是她婆家的妹妹，连忙喊道：

“桂英，桂英，快来搭把手！”

桂英就是刚才在沙河沿大路边上洗脚的那位姑娘，听嫂子一叫，就连蹿带蹦地过来问：

“干啥，嫂子，你那点东西就拿不动啦？”

耀梅向柿子树扭扭头说：

“哪是帮我，爷爷要摘柿子。”



桂英兴冲冲地一蹿就拉下一条枝子来，拉得枝条咔咔直响，她却象没费一点劲似的。

老位叹口气，上前捡着大个的柿子摘起来。

这时耀梅小声地问桂英：

“你来干啥？”

桂英撇了下嘴说：

“还不是为你？”说着用嘴努一努腋下挟的包袱，“娘找出来的几件衣裳、袜子，叫荣武哥捎给我哥，哼，你就不该想着他点？叫我爬这十里的大山！”

耀梅不觉红了脸，摇摇头说：

“他们不是一部分，叫人往哪捎？”

“捎到捎不到，反正我是为你来的。”

耀梅最初的不自然已经过去了，却向桂英反攻了过来，故意带嘲弄的口吻说：

“别捡着好听的说了，我知道为哪个来的！”

桂英的脸却腾的飞红了，早忘记自己拉着树枝子，撒手就追嫂嫂。枝子立刻弹了回去，老位刚够到手的一个大柿子，突然从手边飞走了。老人不由嗔怪地说：“看，这两个疯丫头！”可并没有生气，抱着摘下的几个柿子，跟着两个追逐的孩子往家走。

耀梅忽然停下来，和解地向桂英说：

“别闹啦，看爷爷的柿子摘够了没有。”

老位向她们翘翘下巴说：“够啦。”

桂英拾起地上掉的豆荚，把嫂嫂的篮子接过去，拉着耀

梅，一阵风似地往家里跑去。

老位在后面看着年轻的人们这样活泼、愉快，就不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想起他这困苦的一生，望着这两个年轻人的背影，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起来：你们赶上多好的年月啦，象燕儿一样，翅膀展得大大的，声音叫得欢欢的，哪里你们飞不到呢！飞吧，尽管往高处里飞吧！

等他爬上只有几间土房的小平台的时候，耀梅、桂英早进屋了。屋前大栗子树底下蹲着两个人，这就是从部队上告假回家的孙子荣武和当民兵的小孙子荣俊，两个人又摆弄着那丢不开手的地雷呢！弟兄俩长得一模一样，除了那属于梁家人所有的高脑门、浓眉毛和四方脸，两人都有一双由母亲传下来的亮眼睛。

荣武见爷爷来了，就要站起来，偏偏荣俊拉住他不放。

老位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向荣武说：

“唉，在外边还没摆弄够？回家也不闲着。”

荣武笑着拍拍身上的土说：

“荣俊哪肯叫人闲着，他要给我显显本事呢！”

老位坐在树下的青石板上，放下柿子，装了一袋烟，慢慢地抽着，两眼总不离开荣武。和弟弟继续摆弄地雷的荣武，已经感到爷爷的这种眼光，觉得老人象有什么话要和他讲似的。果然，老位抽完一袋烟，把烟灰在石板上磕出来后，说道：

“荣武，过来，咱爷俩说个正经事。”

荣武也好象等待着爷爷说这句话似的，连忙过去坐在

爷爷对面。荣俊失望地把地雷抱到窗台上去，拍拍手上的土，也凑过去，听爷爷要谈什么正经事。

老位一边装着烟，一边向荣武说：

“也没别的，爷爷上了点岁数，知道的少，你出去了几年了，事情见的多，把外边的事给你爷讲道讲道，叫我豁亮豁亮。”

荣武拉拉军装上身，清清嗓子，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好，看看爷爷正闭着眼抽烟，显然在等着他，不由说道：

“爷爷，我也知道的不多。我爹在村里工作，其实，他啥都知道。”

“你爹一天忙的不着家，我可不指望他讲！再说他也没你跑的地面宽。”

“爷爷，你想听啥你问，好不好？”

“问？嗯，好，那你就先讲讲这胡宗南吧，他倒是安的啥心思？”

不等荣武开口，荣俊就抢了先：

“安的啥心思？哼，我们赵队长说：调动河防大军，包围陕甘宁，想打内战呗！”他说的赵队长就是民兵中队长赵瑞。

老位用烟袋向小孙子挥了一下，说：

“你少说一句吧，我要听你哥哥讲。”

荣俊不服气地看看哥哥。荣武摸着嘴巴，猜想着爷爷的心思，忽然站起来说：

“爷爷，这样说吧！胡宗南、蒋介石这号人，打一个比方

说：就好比咱村的张乐山，往年收租子放账，啥不是凭他一句话？如今咱们穷人说话算数了，又减租，又减息，气得他干吹胡子瞪眼。你说，爷，张乐山整天价想啥呀？”

“想啥？”老位把衔在嘴角的烟袋拿开，啐了口痰，说，“还不是想从前那工夫，轿上来，轿上去，在咱穷人肩膀上走大路。派头有多大！财主的心思，我明白。”

荣俊这时候又忍不住地插了嘴：

“赵队长说：国民党，地主都是一势儿。嘴头子上抗战，心眼里可恨不得投降。”

这次爷爷并没有打断他。原来，今年六月间，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，胡宗南把黄河沿上的河防大军，调到陕甘宁边区周围，面向着八路军，屁股对着日本人。内战危机，大有一触即发的形势。解放区到处召开反对内战的群众大会，老位开会回来就在心中念叨这件事，听两个孙子这样一讲，似乎想出了些道理。

“他们是不死心呀！可毛主席怎么说呢？”

老人说这话的时候，好象荣武是刚从毛主席那儿来的似的，荣武知道如果说自己没有见过毛主席，爷爷是不会相信的，他于是有意含混地说：

“上级常常说：咱们坚持抗战，道走的正，再说，咱们又有力量，要理有理，要力有力！国民党要打内战，头一条就理亏！全国的群众谁不反对！国民党现在呀，是又想伸手又怕烫着！”

荣武说着豪迈地笑了，荣俊也跟着笑起来，老位也受了

他兄弟俩的感染，微笑着说：

“这样说，原来他们不能想咋办就咋办，碍他们手的事还不少呀！”

太阳快擦着西山顶了，耀梅的娘（全村人多半叫她生海婶子）已经把菜饭安排好了。可是还有三个人没回来：一个是耀梅的爹梁生海，他是党支部书记，大清早就到沙河沿上的主村<sup>①</sup>张家庄开会去了，原说下午就回来的；另一个就是耀梅的三叔，县委副书记梁生林；第三个是老位的大孙子梁荣彦，是老位死去的大儿子梁生江的儿子，村里的游击组长，也是大清早到主村去的。

平日梁生海和梁荣彦叔侄俩到下边开会，常常半夜回来。正象他们说的：这十几里的山路合着眼也能走了。除了生海婶子常常坐在黑暗的炕头上等着他们，别人是不在意的，可是今天都不耐烦地望着西山顶上的太阳。

桂英早拉着耀梅向下面沟里望了好多回了。后来生海婶子也悄悄地到“石梯”<sup>②</sup>边望了两回，但尽量掩藏着自己的不安。儿子参军三年了，好容易回来在家住三天，偏偏村里不断开会，父子俩还没坐在一块说说话呢！今天说要早点回来，可是天这样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荣俊更沉不住气，跳起来说：

“我下去看看，拉他们回来。”

---

① 主村，抗日战争时晋察冀边区的行政村等于现在的乡，包括十多个自然村，村政府的所在村叫主村，通常是较大的一个村庄。

② 石梯，山路很窄很陡的地方，本地人称石梯。

这正投了桂英的心，跟着跳起来：

“走，走，我也走！”

太阳已经下去了，山沟里阴暗起来，只有高高的铜锣寨顶上还有一抹淡淡的红光。这时两个年轻的往下跑，耀梅，荣武也要跟去。老位拦住荣武说：

“咱们说话，叫他们跑去。”荣武只好留下。

耀梅刚追上桂英，前边荣俊就喊起来了：

“回来了一个！荣彦哥，荣彦哥！”

和耀梅手拉着手刚走了两步的桂英突然放迟了脚步。耀梅笑着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？没什么，怎么，怎么生海叔没回来？”

“你问我？你问问荣彦哥嘛！”

桂英把嫂嫂的手一甩，赌气似地说：

“问就问，你当我不敢？”

这时梁荣彦噔噔地上来了。桂英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，她暗自对自己说：“跟平常一样，这有啥呀？这有啥呀？”可是就偏偏和平常不一样，连气都出不匀了。虽然天已经黑了，可是她好象不仅看到荣彦腰里扎的宽宽的皮带，看到他背着的大枪上系着的红缨子，还能看清了他那坚定的眼神和嘴角上自信的笑纹。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荣彦走得那样匆忙，象根本没见到她似的，气喘喘地一直从她身边过去了。

耀梅机警地说：

“看他急的，不是出了事？”说着就急忙跟着他爬上石梯，回家里来。

家里已经点上了灯，荣彦一进来，高大的身子就遮去了半屋子灯光。他摘下头上的毛巾，擦擦脸上的汗，看看周围的人，象宣布什么机密似地说：

“要反‘扫荡’了，鬼子在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万兵力。三叔从县里打来电话，大河沿要立刻准备。大叔（梁生海）他们正开会，我还要回去。荣武，看样子你跟三叔又见不上面了。”

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显然这意外的消息把人们惊住了。是的，敌人准备秋季“扫荡”的情报传达过了，上级也已经布置了抢秋和准备反“扫荡”的工作。可是对一个等待着团圆的家庭说来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意外和不幸呢？

一阵可怕的沉默过去之后，第一个行动起来的是荣武，他抓起了自己的背包就要连夜赶回部队。生海婶子紧抓住儿子着急地问着：

“几十里大山，你怎么走？”

“不要紧，娘，说不定部队有行动。”荣武很冷静地向娘解释。

等荣武把背包背起来，生海婶子就知道拦不住儿子了，不由喉咙一哽，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，为了不叫人看见，急忙转过身，到灶边捡了几个刚蒸好的干粮塞给儿子，转身又到屋角去拿枣面、红枣、烟叶，用布包起来，一样一样地放到儿子的挎包里。

老位本也想留孙子住一夜，可又怕说出口叫孙子为难，便把白天摘的几个青柿子拿给他说：

“孩子，带着吧，涩不涩，是家里的物件。”

生海婶子把柿子也装进挎包。再没东西可装，也就再没法子让儿子多停留了，她忍不住要哭，可又不愿当着公公的面，连忙伏在儿子肩膀上，轻轻地抽噎着，勉强没有出声。

荣武把娘轻轻地抱了一会，娘的头从他肩膀上挪开，他向娘和爷爷说：

“我走了，跟我爹说一声吧，三叔这回也见不上了，反‘扫荡’胜利了我再回来。”说着后退了一步，给爷爷和娘敬了个礼，告了别。

年轻的人们送荣武到骆驼峰，一路上大家把他围在中间，又说又笑的，荣彦很羡慕地拍着荣武的肩膀说：

“老二，还是你好呀，当时参军该叫我去。”

“可我去了也没丢人呀！”荣武笑着说。

到了峰口，荣武向大家行了个举手礼，转身沿着山坡兴冲冲地走了。大伙一直望着他转过山角。

这时桂英和荣俊都“唉哟”了一声，接着桂英叫苦地说：

“咋办？我哥的衣裳忘了叫他捎去！”

耀梅哼了声，说：

“娘瞎操心，不在一块，往哪捎！”转向荣俊：“你唉的啥？”

荣俊原来早看中了荣武的甜瓜式日造手榴弹，想用土造的和他换，白天没好开口，现在已来不及了。但是他只向



人甩甩手，没有说明原因。

## 二

梁荣彦带着耀梅、荣俊、桂英三个人连夜向主村张家庄赶来。

他们赶到靠近栗树沟口的一个山坡上，就影影绰绰地望到张家庄了。这是山里一个很不小的村子，背靠着北山根，南面对着沙河，足有二百多户人家。沙河川在这一带很宽阔，沿着河是望不到头的稻田。这时河川里起了一层薄雾，经月亮一照，就象一张没边的轻纱似的，罩在这黑黝黝的庄稼上面。远处平静的河面上闪动着淡黄的光芒，近处的青蛙、蝈蝈和蟋蟀叫成了一片。村子里有几处灯火，一明一灭的，还传来几声喊叫的声音。

一进村，耀梅和桂英就急忙回家去了，荣彦兄弟两个紧向村政府和民兵中队部住的大院子奔去。抗战时期每一个行政村有一个民兵中队，所有的青壮年都算民兵，但是壮年只担任抬担架、站岗、运公粮等抗战勤务。执行战斗任务的只限以青年为骨干的游击队或游击组，梁荣彦虽然是游击组长，但一到战时，民兵中队长就要亲自把游击组掌握起来。梁荣彦正因为负着这样的责任，生怕自己晚了，越离中队部近就越放快了脚步，谁知一到门边，黑暗中和一个人碰了个满怀，只听那人嗷嗷地叫起来：

“谁这样硬？地雷都叫你撞了个窟窿！”